

評蓬萊文學作品精選

齊孝維

一

自從長橋出版社的古詩賞析四冊（按指「小橋流水」、「江南江北」、「閒情逸趣」、「曉風殘月」四書）暢銷以來，坊間已經出現了不少的同類書籍，就筆者所知，除了長橋另行出版「山水幽情」（小品文選）、「春夢秋雲」（詞選）、「沈醉東風」（戲曲選）、「平林新月」（詩選）四部書之外，故鄉出版社也先後印行了「古典四書」——「喜怒哀樂（情緒篇）」、「愛恨生死（生命篇）」、「青紅皂白（色彩篇）」、「春夏秋冬（季節篇）」，與「古詩今唱」——「興亡千古事（詠史篇）」、「采菊東籬下（田園篇）」、「神州血淚行（亂離篇）」、「夢斷

秦月樓（閨怨篇）」，而據云第三套同類書也即將出版；此外，蓬萊出版社也出版了一套「蓬萊文學作品精選」，分別是「良玉生煙」（古典情詩精選）、「千山急雨」（近代情詩精選）、「采采流水」（古典小品精選）和「淺斟低唱」（近代小品精選）。

上述各書都有同樣的特色：封面美觀大方，內頁設計高雅宜人，紙質十分講究，裝訂亦屬一流。論及內容，則特色互見，好壞相差亦極遠，今即以蓬萊出版社的「蓬萊文學作品精選」為對象，為讀者做一番評介。

二

「良玉生煙」，副題為「古典情詩精選」，書名

取自晚唐詩人李商隱名句：「滄海月明珠有淚，藍田日暖玉生煙」（錦瑟詩），所以如此者，根據本書的編選者李庸先生自云：「理由是：『田』有滑潤而亮麗的質感，可暗喻愛的對象；『煙』有迷幻而纏綿的質感，可暗喻愛的形態。玉而生煙，足可表示情愛的淒迷感。而『玉』加個『良』字，見於唐人司空圖的文章之中，見其『與極浦書』中引戴容州語。」

本書「精選」中國由唐至清四十二位詩人，六十個詩題，計八十二首情詩，書分四輯，其分類原則見諸卷前「編選報告」：「輯一較雜，定名『美麗與哀愁』，有愛的歡愉與苦思；輯二『空間的遠隔與兩心的牽繫』，是愛的雙方因分離而引發的相思之情；輯三『愛的消失與幻滅』，主要是雙方或一方不可能再享受愛的溫馨，其中有一方負心，有外在壓力迫使愛情消失，有因一方的死亡而悲愴者；（按『負心』下、『消失』下均缺一『者』字）輯四『靈的嚮往——昇華型的情詩』，……就是純粹屬於靈的嚮往之詩。」

本書的編寫方式是先錄古典情詩一首，後附簡明的注釋，然後再為讀者進行賞析的工作。這樣的寫作

方式對一般讀者而言，是非常容易消化的，只可惜注釋部分往往失之過簡，例如李賀的「巫山高」詩，「楚魂尋夢風颼然」一句，「楚魂」兩字未見解釋；席佩蘭的「寄衣曲」詩，「夢裡尋君作樣看」一句，「作樣看」三字未見解釋；秦略的「悼亡」詩，「還家恰是新寒節」一句，「新寒節」三字未見解釋；像這樣的例子在書中俯拾即是，當然讀者如果先看賞析部分的文字，對於全詩的瞭解還是可以了無窒礙的，不過我們總是希望先明白詩義，然後再來欣賞詩境，不然，本書的注釋文字豈不都可以省略了？

本書的重點還是在賞析的部分，這是毫無疑問的，據著者說，本書以吳其敏氏「中國歷代情詩選析」為底本，加以增刪、歸納整編，注解部分為編者參考他書或吳氏析文所作，賞析部分有吳氏原作而略加更改或大幅度改訂者，有錄自近人著作中者，有編者自撰者，而編者自撰者僅十八篇，饒是著者（事實上李庸先生均僅自稱編者）如此誠實，也不能稍稍減少我們失望的心情，八十二首情詩中，只有十八首的賞析文字由著者執筆，這樣的比例不是太低了嗎？且著者自云本書精選八十二首情詩，又云以吳氏「中國歷代

情詩選析」爲底本，如此則所謂「精選」云云，豈非自欺欺人？我們想知道的是，中國值得後人品嚐的古典情詩是否已被吳氏之書搜羅殆盡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麼有吳氏之書已够，何用再編本書？（且注解與賞析文字仍多抄自吳氏原作）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則何以又以吳氏之書爲底本？這麼一問，問題大概就很多了。著者又云：「本書之編選態度雖然謹嚴，然闕舛之處諒亦有之。」既然本書乃以吳氏之書爲底本，編者自撰的賞析又連二十篇都不到，那麼所謂的「編選謹嚴」，豈不又成了睜著眼睛說瞎話了？

三

「千山急雨」，副題爲「近代情詩精選」，書名取自宋人曾鞏的詩句「朱樓四面鉤流箔，臥看千山急雨來」（西樓詩）。本書的編選者也是李庸先生，（李先生確實只是本書的「編選者」，而不是著者，因爲本書完全沒有注解與賞析）據他說書名用「千山急雨」四字是因「這四個字很能够給人一種震撼，正如同人間世的諸多愛情事件大體皆能扣人心弦一樣」，這段話我實在不能同意，誰說世間的愛情事件都能扣

人心弦呢？不是平平凡凡地居多嗎？當然，書名的不合我意，絕不能說是本書的缺點，只不過是我個人的「一點小意見罷了」。

如同「良玉生煙」，本書也分四輯，每輯皆以古人詩句爲標題，輯一是「天階夜色涼如水，臥看牽牛織女星」（杜牧詩句），計收徐志摩「海韻」、戴望舒「雨巷」等九首；輯二是「嬌羞不肯入鴛衾，蘭膏光裏兩情深」（和凝詞句），計收徐志摩「雪花的快樂」、方瑋德「賴」等三十二首；輯三是「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爲伊消得人憔悴」（柳永詞句），計收胡適「也是微雲」、朱自清「燈光」等三十九首；輯四是「此情可待成追憶，祇是當時已惘然」（李義山詩句），計收朱自清「悵惘」、徐志摩「枉然」等十八首；這樣的分類法，如李庸先生自己所說，是非常「勉強」的，比如說吧，李先生以爲輯二的作品「要皆表現情深意重，激情浪漫者，最足引人遐思」，輯三則「所收大部份都是兩地相思，幽幽怨怨，柔腸寸斷之類」，但我們要問，輯三的作品難道就表現不出情深意重麼？難道就不足引人遐思麼？以輯三許地山的「心有事」爲例，像「我獨對著空山，眉更不展；我魂

飄蕩，猶如出岫殘煙。想起前事，我淚就如珠脫串。獨有空山爲我下雨漣漣。我淚珠如急雨，急雨猶如水晶箭！箭折、珠沉，融作山谿泉。做人總有多少哀和怨：積怨成淚，淚又成川！」這樣的句子，不是更能表現作者的「情深意重」與「激情浪漫」嗎？以是之故，我以爲勉強分成四類也是吃力不討好的，依發表的時間先後爲次序也就可以了。

此外，本書也忘了爲我們介紹一些較爲陌生的作者，例如寫「來吧」的邵洵美，寫「贈別」的穆旦，寫「影」的于廣虞，寫「能變什麼呢？」的汪靜之……等，這些詩人的生平可能是一般讀者聞所未聞的，若能一一加以簡介，查考起來也可以方便的多。再者，賞析文字的完全付之闕如，也是令我大惑不解的，莫非編者以爲新詩過於淺顯，人人都懂，所以也不必再浪費筆墨，爲讀者賞析一番了？事實上，這些情詩誠然十分口語化，但也不見得句句都一讀即懂，像馮乃超「月光下」詩有云：「銀光瀉練著／夢幻展開著在輕軟的夜色中／愛人喲，你若孤單的 Nymph 啜泣在噴泉的中央」，這樣美妙的句子，不爲我們賞析一番怎成？

綜觀本書，注解沒有，賞析沒有，作者簡介沒有，完完全全是「編而不作」之書，且編者又自己承認「由於資料來源受限，必然會有不少令人驚心動魄的傑作被遺漏了」，那麼本書豈不成了李先生個人的「剪貼簿」了？！

四

「淺斟低唱」，副題爲「近代小品精選」，所收作品起自現代小品最早試作者周作人，止於二、三十年代卓然有成的小品作者，大致依年代排列，計收二十二家四十二篇佳作。書名取自北宋柳永詞句：「青春都一餉，忍把浮名，換了淺斟低唱」（鶴沖天），所以如此者，編選者陳信元先生自云：「以小品文的筆調較爲閒適、不拘，故名之。」小品文的筆調較爲閒適、不拘，這是可以肯定的，但論其內容則未必皆適宜「淺斟低唱」，至少說理與記錄瑣事的小品文是如此的。（按本書卷前「編選報告」解釋「小品」二字，引蘇雪林語說是：「專門表現自己的隨便的抒情、說理、記錄瑣事、描寫風景，而富於藝術趣味的散文。」）即以宋詞而論，柳詞以婉約爲主，固宜「淺

樹低唱」，而蘇東坡詞如「念奴嬌——赤壁懷古」等則僅可高歌，而絕不宜低唱了。

陳先生在「編選報告」中又說道：「古人所謂的『小品』，泛指序跋、論說、傳記、箴銘、碑誌、詔令、奏疏，舉凡篇幅短小，約在二、三百字以下者屬之。」這個說法是對的，但他接著又說：「現代文學中的『小品』，在字數上沒有一定的限制」，這就很難令人首肯了。當然，我們不能肯定地說，幾百字以內的散文是小品文，超過此一數字就絕不是小品文，但是無論如何，既名之為「小品文」，字數總應以簡短為原則吧？否則不是名不符實了嗎？以本書所選文章為例，長篇創作倒不在少數，如現代文學早期的女作家陳衡哲的「西風」一文，長達六千字，葉紹鈞的「蠶兒與螞蟥」長達四千五百字，徐志摩的「迎上前去」也有四千二百字，俞平伯的「陶然亭的雪」也有四千字……，這種字數在小說來說是短篇，在散文中却是長篇，如果說它們也是小品文，那麼「小品文」三字豈不成了「散文」的同義詞了？

此外，本書的「編注」也有不少疏漏之處，就僅拿周作人的「鳥聲」來說吧，「英國詩人那許」應該

加註，「據斯密士的『鳥的生活與故事』……」應該加註，「有的恍若連呼『掘窪』（dzhuehuoang），俗云不祥主有死喪」也應該加註，「查檢觀類道人的『小演雅』，所錄古今禽言中不見有貓頭鷹的話」更應該加註，否則讀者讀到這裏，就難免會一頭霧水了。

五

「采采流水」，副題為「古典小品精選」，書名取自晚唐司空圖「詩品」語：「采采流水，蓬蓬遠春」（第三品『纖穠』），據編選者龔鵬程先生說：「書名『采采流水』，很可以說明本書的性質。這些不同時代、不同創作背景與心態的小品文，就像一泓春水，潺湲流過我們荒冷寒澀的心田，帶來了些許古典的滋潤。」龔先生的話頗富詩意，但我還是難以瞭解「采采流水」何以「很可以說明本書的性質」，這大概是因為對我而言，本書「精選屈原以下四十三人小品，共六十一篇」，並非篇篇都像「一泓春水」吧？而且我也不認為我的心田「荒冷寒澀」，以致迫切需要這「一泓春水」的滋潤。

話雖如此，我還是不能不承認，龔鵬程先生編的這本「采采流水」還是本套書中比較出色的一部。他在每篇作品後面，都附有作者簡介、注釋和賞析，但在「編選報告」中又說：「說明力求簡省，以清眉目」，這就令人不明所以了，眉目的清不清楚，和說明的簡省不簡省有什麼必然的關係呢？作者生平、思想的介紹固不妨簡略，而注釋與賞析必須詳細時，還是簡省不得的。以劉伶的「酒德頌」為例，這篇奇文龔先生就未能好好地爲我們賞析一番，他那兩百字的賞析文字歸入「作者」欄裏倒也還蠻適合的。再拿大家都讀過的陶淵明名作「歸去來辭」來說，龔先生的賞析文字第一段說明「歸去來兮」、「歸去來」、「歸去來辭」三名演進之經過，這不是賞析，不過讀者知道這點常識也是好的。第二段說明陶淵明辭官的原因，這也不是賞析，不過讀者再吸收一點常識也是好的。第三段介紹「歸去來辭」各段的大意，與對後代隱逸文學的影響，這段寫得不錯，只是，這也不是賞析，而龔先生的賞析文字止於此，沒有第四段，實言之，本文沒有賞析！像這種情形，在本書中雖然不多，但爲了求全，所以還是提出來了。至於賞析文字真的

精簡的也有，如對歐陽修「秋聲賦」的賞析頗見功力，袁宏道「西湖二」一文的賞析文字也清新可喜，由此我們可以相信，龔鵬程先生如果能够再用點心力，本書可以更加完善。

六

蓬萊出版社的「蓬萊文學作品精選」，封面美不勝收，內頁設計也頗不俗，然而其內容則除「采采流水」一書外，餘均乏善可陳，所以總括來說，這部書的構想雖然不錯，但其成果却並不佳。

附帶一提的是，這四本書的末頁均註明編選者爲龔鵬程，事實上龔先生只編選了一本書，這雖然只是個小疏忽，但可能也爲我們提示了一點：這部書的推出是不是太匆促了？

（後記：本文首段說到據聞故鄉出版社的第三套同類書也即將出版，而本文完成後，筆者已在書局見到這部書，書名分別是「月是故鄉明」（顏崑陽撰）、「落日照大旗」（何寄澎撰）、「芳草長亭路」（呂正惠撰）、「花落又關情」（陳啓佑撰），總書名亦爲「古詩今唱」。）